

✧ 小小说看台

枣 香

● 张学鹏

金秋十月，阳光明媚，蜜枣之乡，一片祥和。

奶奶用高粱席铺满小院。她弯下腰，将竹篮里新打下的蜜枣，倾倒在泛着亮光的高粱席上，随后又匍匐在席上，将蜜枣均匀摊开。她动作轻柔，如同看护自己的孩子。阳光碎成银箔，泼洒下来，映着她满头银丝，熠熠生辉。

“奶奶，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这样晒枣。”女孩推开院门进来，她头戴防晒帽，肩披防晒服，防晒霜的清香与枣香在阳光下撞在一起，香气飘满院。她皱着柳叶眉，尖细的高跟鞋小心地避开席边，向屋里走。

“镇里有烘干机，一小时就能烘干，干净又省事。您这样起早贪黑，怕刮风又怕下雨，费时费力，图啥？”女孩继续嘟囔。

奶奶没抬头，她用手仔细地推着席上的枣子，想让每一颗枣最大面积地亲吻阳光。

“用机器烘干的枣，我尝过，满嘴铁锈味。那枣，能吃吗？”奶奶说话声音不高，却像枣木般硬实。

“你年纪大了，不想让你太劳累，劳心又费神，你还是别弄了，明天我用车给你拉到镇上，烘干后再给你送回来。”

“我不吃机器烘干的东西，太阳晒透的枣，才是正味。这高粱席是祖上传下来的，经历了风霜，吸饱了阳光，晒出的枣，香甜厚实，才能保留下咱枣园的根脉气息。”

女孩很无奈，看看奶奶，又看看满院的红枣，哑了哑嘴，摇了摇头。

奶奶说：“我要把这些晒好的枣送给亲戚、邻居，做粽子、烧枣汤、做花馍，机器烘的，能进嘴吗？”奶奶趴在席边，将聚拢在角落的几颗枣子耐心地拨散、翻身。阳光炙烤着满院的红枣，蒸腾出浓郁的甜香，弥漫在小院里。

日子如行云流水一般，在红枣的缓慢收缩中流过。女孩蜷缩在屋里刷手机，偶尔抬头，总能看见奶奶微驼的身影嵌在院子的金光里，像一幅褪色的旧年画。她看惯了奶奶的剪影，闻惯了空气中越来越醇厚的枣香。

天有不测风云，乌云从东屋顶上快速升起，大片铅色的云层如同湿透的棉絮，遮住太阳，压在院子上空。狂风卷起尘土和落叶，抽打在老枣树的枝干上，风声呜咽，小院陷入

昏暗。

“糟了，快点收枣。”奶奶猛地从凳子上弹起来，跑向院子。

女孩正要收衣服，豆大的雨点就砸了下来。她收起衣服，惊呼一声，跑进屋里。

“枣，快点收枣，已经快晒干了。”奶奶冒着豆大的雨点，跌跌撞撞扑向高粱席。她双手紧紧抓住席子的边缘，用尽全力向屋里拉。

“奶奶，雨下大了，别收了，快进来。”女孩大喊。

奶奶不理睬，她的眼里只有枣，枣正被雨水吞噬。几颗红枣滚到地上，她一把抓起，塞进口袋，仿佛那是她失散的骨肉。

女孩看着奶奶淋在大雨中，枣子在雨中挣扎。她冲进雨中，和奶奶一起抓住席子，拼尽全力往屋里拉。两人连拖带拽，勉强将沉重的席子拽到屋檐下。

两人瘫坐在湿冷的席子上，喘着粗气。女孩气喘吁吁，心脏狂跳，湿衣紧贴着皮肤，带来阵阵寒意。奶奶咳着嗽，瘦小的身体像一片瑟缩的枣叶。看着彼此的狼狽样，两人笑起来，惹得散落在泥水中的几颗红枣随风滚动，红得鲜亮，红得扎眼。

雨慢慢小了，女孩走进院子，从泥水中捞起几颗红枣，掏出纸巾，擦净泥污，交给奶奶。奶奶将枣捧在手心，仿佛珍宝失而复得。风吹过院子，吹散空气中甜甜的枣香，只留下泥土的腥气和空旷的凉意。

女孩扶着奶奶慢慢站起，抬眼望去，院角那棵历经风雨的老枣树，黝黑的枝丫沉默地刺向天空中的云朵。枝尖上，几颗红枣，顽强地迎着秋风，透出一种洗尽铅华后沉甸甸的深红。

秋去冬来，进入腊月迎新春，家家户户蒸花馍，蜜枣派上用场。奶奶把晒干的枣子给每家送上一些，做花馍。村民把奶奶送来的红枣做成各式各样的花馍，有桃花、杏花、玫瑰花、金鱼、元宝、小兔子、小老虎……好吃又好看。

许多村民说：“日头晒干的枣，味道正宗，又香又甜，机器烘干的枣失去了原味。看样子，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还是不能丢。”

女孩拉着奶奶的手，望着奶奶的脸，乐着说：“奶奶，明年，咱们一起晒红枣。”

✧ 美文阅读

蜀 葵

● 杨燕

老屋的蜀葵花下，藏着我童年最朴素的浪漫和向往。

爱种花的我，记不得从哪里讨来了蜀葵种子，种在老屋石头周围的墙缝里。——当然，农村人并不知道这样雅致的名字，我们都叫它“棋盘花”，大约因它花型圆润似盘，种子没成熟前像棋子吧。

蜀葵生命力旺盛，撒在哪里，就在哪里扎根、生长，很快就将石头围得水泄不通。每到夏天，它们挺着又高又直的身杆，叶拥着叶，花簇着花，将大石头围出了一方与世隔绝的小花园。和母亲干完农活和家务之后，我总喜欢一个人悄悄钻进那些比我还高的蜀葵花中间。

这是独属于我的一片小天地。在这里，我可以趴在石头上写作业，也可以躺在石头上睡觉，有时候只是静静望着花顶端那一方小小的天空发呆，或者看它们直直的杆、粉粉的花。偶尔有蜜蜂嗡嗡地飞来飞去，我便赶紧将脸蒙住，从指缝里偷看它们细微的动作。偶尔有蚂蚁从

花茎爬上爬下，我便一路追踪它们，看它们把草籽、虫子或者别的什么，或扛或拖，呼朋引伴地一路搬进洞去。

年龄再大一些，我更喜欢趴在石头上看书：从外爷家借来的《杨家将》《镜花缘》，从同学那借来的各种故事书、连环画，从母亲床头“偷”来的《故事会》《知音》……只要拿到这里，那书就像染了花蜜一样让人欲罢不能。至于两步之遥的圈舍散发的臭味，有没有影响我的蜀葵园，记忆里倒从未记得有过臭味，许是那些蜀葵开得太茂盛，外界的一切都被隔绝了罢。

可惜，这样的美好并没有一直延续下去。

我上高中以后，母亲也随父亲外出务工，他们像蜀葵一样被播种到了别人的园子里。妹妹和小弟便去镇上的学校住校，我也只有每月放假回家和他们相聚两天，又匆匆赶回学校。没时间再趴在石头上看书，也没时间及时将种子采下来，再塞进墙缝。蜀葵便越开越少，终至绝迹。

秋日听雨

● 贾正兴

立，神情凛然，全身上下都蓬勃出无穷无尽的力量，这是战士的气质，是猛士的峥嵘，是勇士的信仰。此刻，我读懂了稼轩居士“沙场秋点兵”的肃杀，领悟了岳武穆“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雄强，况味了苏东坡“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激越。这声音属于每个人的青春，不萎靡，不妥协，行事雷厉，勇敢向前。

欠一下身子，抿一口清茶，闭上眼睛假寐。有雨声由远及近而来，初听声响分明，而后密密如织，在头顶踩着雨棚轻盈跳舞，声响整齐，气氛热烈。恍惚间，感觉有曼妙的歌声从雨幕后传来，婉转而悠长，仿佛有身材窈窕的仙女从天空踩着祥云飞升，又似无数的花朵在身外的世界里尽

父母返乡后，重新翻修了房屋，圈舍也随之升级，大石头便也不知去向了。再后来，我们姊妹三人各自成家，老屋成了空巢。母亲的脾气倒是越来越好，而我却成了母亲年轻时的样子——勤劳、爽利，但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分身乏术时，难免带着几分焦躁。每每这时，我总想起母亲，当年的她，是如何在花一样的年龄，面对三个孩子和日复一日繁重的农活？

我似乎逐渐懂了母亲。

她像蜀葵一样，将纤细的腰杆挺直，用自己的花叶将风雨挡在身前，把生活的臭味过滤之后，尽可能地留给我们一方短暂的安宁。没有她的默许，便没有我的蜀葵园和蜀葵花下的美好时光。

那些蜀葵花下的日子，终究一去不复返了。城市繁华，街道宽阔，却再没有可以让我偷闲发呆的蜀葵园。而我像母亲一样，把自己变成蜀葵，在生活的重压下尽可能地挺直腰杆，让我的孩子们得到更多的安静和芬芳。

情绽放。这声音是美妙的，仿佛对我施了魔法，一下子跌去了诗意的梦境：渭城朝雨湿润了世间纷纷扰扰的红尘，空山新雨蝶变出明月松间里的细细流泉，巴山夜雨涨不破秋天凄冷的池塘。错愕间，酒醒帘幕低垂，又见红酥手，黄滕酒，回望青山夕照，云影飘浮，敬亭山下，独钓寒江冰雪。成年人的世界是宁静的，不再奢望“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多了“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洒脱，也多了“夜半钟声到客船”的袭扰……这声音属于人到中年时，真可谓“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忽地一声雷响，我从睡梦中惊醒，睁眼一看，雨势依然没有减退的迹象，而黄昏来了！



时令的音符 孔祥秋 摄

寓言二则

● 王宏理

路、白天休整呢？——我真是左右为难！”

白脖雁听了，话中带刺地说，“你待在这儿，等拿定主意再南飞吧！而我现在就启程，不再等你了！”说罢，就飞向了天空。

冬天到了，寒风刺骨。芦花雁饿着肚子蜷缩一团，水面结了厚厚的冰，想找点吃的都艰难。而通过白脖雁发来的视频，芦花雁看到她在南方水草肥美的湖泊里，欢快地嬉戏……芦花雁这时才明白：做事前瞻后顾、没有主见，最后只会把自己陷入被动、难堪的境地。

《乌鸦兄弟》续

话说乌鸦兄弟都在心里期待对方修他们破烂不堪的窝，可结果谁都没去修。最后在那个风雪交加的夜里，窝被寒风吹散了架，他俩也被冻僵了。当太阳升上天空，乌鸦兄弟都苏醒过来，见窝没了，只好各奔东西。

后来，乌鸦哥哥在东山造了一个窝，乌鸦弟弟在西山造了一个



红柿枝头觅甜香 李华时 摄

✧ 诗笺

伞是绽放的另一朵花

（外一首）

● 崔荣德

后坪的风轻轻摇晃
她走入花海，像一缕
晨光，滑落
山岗

黑风衣掠过低语的
花穗，脚步轻轻
生怕惊扰了
大地的
梦香

伞是绽放的另一朵
花，粉纱下藏着
月牙般的
笑靥

阳光斜织
影子在花瓣上
漂浮，仿佛时间
也放慢了
脚步

蜜蜂，驮着金粉
穿行于寂静，风
捎来远方
山谷的
微响

她不言语
只将目光铺成
小径，走向那片
最温柔的
苍茫

大地收留了所有的颜色

江风掀动衣角纱巾融进花海
分不清是雪落山间，还是你
站在秋天最柔软的
深处

养花无言
替你呼吸
一簇簇，如星辰
坠入尘泥

而你静静伫立
脸庞比月光更净，比晨露
更轻

风吹过，整片山坡都在
颤动，唯有你是静止的源头
在后坪养花中，你是
最美的
一朵

暮色漫过江岸
花影与人影重叠
大地收留了所有的颜色
只留下白，留下你
留下这不肯凋零的
刹那

清水河边的戏台

● 施崇伟

清水河老街的夏夜闷热得像个蒸笼。我钻进“听雨阁”茶馆时，才六点半，却意外撞见台下的杜丽娘——那位穿着素色旗袍，正吃着家常菜的中年女子。

“来找瑛子？”她抬头一笑，眼角的细纹像绽开的莲瓣，“我就是。”

我怔在原地。眼前这个温婉如玉的女子，与传闻中连唱七百场《牡丹亭》的民间艺术家实在相去甚远。

“没正经学过戏，就是爱唱。”她利落地收拾碗筷，手腕上戴着一只褪色的银镯。

离演出还有段时间，她破例让我看她化妆：描眉、敷粉、贴片……当她把发丝缠在鬓角用力往后拉时，我忍不住蹙眉。

“疼的。”镜子里那双眼睛依然含笑，“可待会上了台，就是杜丽娘了。”

八点开锣。灯光下的瑛子仿佛换了个人，水袖轻扬，眼波流转。更妙的是她的串场——讲古琴从蚕丝弦变成钢丝弦，说现代人听不见琴声是因为心太吵；教大家围炉扑蝶的仪态，笑称若换成现代姑娘，“怕是要把蝴蝶吓跑了”。

中场时，她忽然凑近话筒：“其实今天，本是我在听雨阁的最后一场。”

满座寂然。

“城里的剧院请我去，合同都签了。”她顿了顿，银镯在灯下泛着微光，“可昨天，我把合同退回去了。”

三弦轻拨一声。

“他们问我为什么要守着这个小茶馆。”她模仿对方的语气，“您这样的艺术，该上大舞台。”

茶客们笑起来。

“什么是大舞台呢？”她手指轻抚过琵琶弦，“在这里，我能看见每个人的眼睛。”

演出继续。直到《游园》唱罢，她突然望向角落：“那位老先生，三年来每场必到，总是坐在最不起眼的位置。”

众人回首。暗影里坐着一个清瘦老人，微微颌首。

散场后，老人还在。瑛子卸了妆走近，二人临窗对坐。我出门时，隐约听见老人说：“你母亲当年，也是在这个位置……”

月光洒在清水河上，碎成万千银鳞。所谓合宜的位置，不过是心灵可以安然栖居的所在。

正要转身离去，却见瑛子从茶馆追出，将一本泛黄的笔记塞给我：“这是母亲的手札，留给有缘人。”

翻开第一页，清秀的字迹写道：“大舞台唱给千人听，小舞台唱给一人心。”

远处，老人依然坐在窗前，望着河面出神。月光照亮他眼角的一点晶莹，也照亮笔记最后一页那个熟悉的签名。三十年前红遍江南的名伶，竟是瑛子从未提及的母亲。

而明日黄昏，清水河边的戏台，琴声依旧会准时响起。